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國小師資培育教導是誰的知識？語文教育入門教科書性別內容的初步檢視

Whose Knowledge Gets Taught in Elementary Teacher Education? Gender Bias in College Textbooks on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doi:10.6255/JWGS.2003.16.1

女學學誌, (16), 2003

Journal of Women's and Gender Studies, (16), 2003

作者/Author : 蕭昭君(Jau-Jiun Hsiao)

頁數/Page : 1-39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 : 2003/11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255/JWGS.2003.16.1>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
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
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國小師資培育教導的是誰的知識？

語文教育入門教科書性別內容的初步檢視

蕭昭君（國立花蓮師範學院初等教育學系副教授）

國語文科教育，是國民教育的根基。過去十五年，國內累積許多研究檢視國中、小學教科書中的性別意識形態，尤其是小學國語教科書內容在呈現父權文化的知識上，最為婦運人士所批判。針對職前師資培育國語文教材教法課程在性別意識形態上的反省，目前尚付之闕如。本研究企圖檢視國小師資培育國語文科教學相關的教科書，如何呈現、對待性別議題，釐清：它們在教的是誰的知識？從坊間七本廣為採用的相關教科書中發現：整體上，這些教科書表面上「去性別」，或預設「性別中立」，一致強調語文教學的技術性層面，同時，若非隱藏女性在文學界的貢獻，就是象徵性點到性別議題，案例當中則再製女性的刻板角色，且多為負面刻板。「閱讀教學」避開既有文獻對國小教科書內容的性別批判，又往往援引小學教科書文本當作案例加以說明，預設既有國小教科書文本的正確性，無需進一步質疑或問題化。「說話教學」將重點擺在技術性方法，無視於語言與性別權力的關係。「作文教學」則著重在技術性文字、符號的用法，如何批改，與如何發展學童的創意，表象上無關性別，但是，作文舉例當中充斥性別歧視與刻板。本文因此倡議師資培育課程進行批判語文教育的必要性。

關鍵詞：教科書分析、語文教育、師資培育、性別教育

收稿日期：92.3.18；定稿日期：92.9.10

一、前言：從自省到自我救贖

在這個研究中，我針對國小師資培育的語文科教學研究的相關教科書¹，進行有關性別內容的檢視。我的目的不在指控、否定或推銷特定的教科書²，當兩性平等教育已經成為九年一貫課程中的合法知識，國民教育的場域也開始努力地在推動性別平權教育之時，檢視師資培育的源頭，如何經由教科書傳遞性別平權的知識，刻不容緩。這個研究企圖檢視這些語文教育的教科書如何呈現、對待性別議題，並進一步釐清：誰的觀點被呈現或被消音？在性別教育上，有哪些重要

致謝辭：真心感謝兩位審查人的回饋，妳／你們的用心，我也盡力用心回應，成就這個公共的知識，希望對於實踐性別平權教育有所助益。

- 1 長期以來，在英語教學尚未走入小學之前，在師院的「語文科教材教法」課程，指的是國語文教育，相關的學系名稱為語文教育學系，大部分師資為中國文學背景，少部分為英文背景，負責教授大一英文、英聽課程。晚近幾年，在九年一貫課程中，英語教學已經開始成為國小的課程，師院的語文教育學系，因此紛紛分家，英語教育學系獨立設系，開設「英語」教材教法的課程，雖然改稱中國語文教育學系，但是，「中國語文」並未放在「語文科教材教法」的課程名稱上，仍然以「語文科教材教法」指「國」語文，本研究所談的也是「國」語文教材教法。
- 2 在研究的過程中，當我發現到整個師資培育課程是如此綿密的在不同的課程層面，以性別中立的外衣捍衛父權時，再回顧自己的整個學術社會化的過程，如何地假客觀中立之名，行父權文化的洗腦之實，我有一種讀錯書的憤怒。隨即思及自己在誤人子弟數年後，才開始女性主義的自我覺醒，更是良心不安。面對整個社會在性別教育上還有漫漫長路，步入更年前期，眼看學術生涯與生命的有限，更是焦慮。在書寫這個報告時，更是隨時感受書寫政治（the politics of writing）的折騰，師院的同事勸告我，「何必得罪人？」女性主義的戰友提醒我，「世界很小，你不想升等了嗎？」我清楚地體驗任何研究都是政治的存在，無法視而不見，因此也常常陷在如何不讓被檢視的教科書的作者覺得難堪，又能把論點說清楚的困頓當中。這些都是在研究與報告書寫過程中，最真實的存在經驗。

面向、議題並未受重視或完全忽略？語文教育的相關教科書，可以如何更完整地呈現或討論女人的經驗，提高女性在教育知識再現上的能見度？

作為一位女性的師資培育者，我常常自覺在男性為主的師範體系中的邊緣處境，整個師資培育課程和教育知識中對女性的存在經驗的忽視、空白、隱藏、扭曲，尤其讓我有一種永遠是外人的疏離感覺。書寫這個報告，反省師資培育，其實就是在反省自己作為師資培育場域的內人身分，企圖在跟自己進行批判的對話。將女性師資培育者在男流教育知識中的困境書寫出來，讓更多的同業了解，以提高女性生命經驗以及相關性別的議題，在教育研究與知識生產場域的能見度，因此變成一個自我救贖的過程，希望透過這樣艱辛的自省，能夠跟關切這個議題的同業一起思考，如何在師範教育課程中，將性別議題從邊緣移到中心，從背景（background）移到前景（foreground），更有力道地實踐性別正義。

二、文獻探討：一個有待填補的空白領域

國內有關教科書性別內容檢視的研究，比較著重以中小學教科書為對象，過去十多年來，可以說是持續未曾間斷（黃政傑，1988: 111-123；歐用生，1989: 99-177；婦女新知基金會，1988；李元貞，1993；魏慧娟，1994；蘇芊玲，1997a、1997b；蘇芊玲、劉淑雯，1997；婦女新知，2001）。這些研究共同的發現，長期以來，台灣中小學的教科書，大致而言，內容充滿父權與性別刻板的意識形態，教科書中所呈現的知識，不只是未能反映當前社會變遷中大量女性走入職場，性別角色必須逐漸改變的現實，更是將女性消音，忽略女性對

社會的貢獻，女性缺乏可認同的現代角色。美國的研究者 Wood (1991) 的研究指出，女性在教科書中被消音、貶低、忽略、扭曲的事實，至少造成三種影響。一是，學生會認為教科書中教導的男性經驗才是正確、標準的，只有男人才是偉大的、對社會有貢獻的；二是，獨尊一方的知識偏見，阻礙限制學生的視野，影響學生對事件經驗的知識；三是，男性學生知道自己的價值認同對象，清清楚楚地在教科書中現身，女性學生卻欠缺這樣的認同對象，不被鼓勵做大事。國內這些研究，以及婦運人士的努力，直接促進了小學國語教科書內容上的部分改善，顯然距離成就一個零歧視與零偏見的理想，仍有賴教育界的持續努力。

至於職前師資培育機構的課程與教學，如何形塑準老師的性別意識形態與教學觀，絕少獲得關注，直到台灣女性學學會在 2002 年年會中，師資培育教科書內容中的性別議題，才首度獲得檢視，包括教育社會學（楊巧玲，2002）、親職教育（游美惠，2002）、教學原理（王儼靜，2002）以及教育專業課程（蕭昭君，2002a, 2002b）等。師資培育的課程包羅萬象，例如社會科教育、語文科教育、科學教育、藝術教育等等，它們如何呈現性別、教導何種性別觀，仍然有待更多的研究。

在這一篇報告中，我針對職前師資培育的「語文科教材教法」課程，進行檢視。選擇語文教育的理由如下，首先，就教學實務現場而言，國語文教學，在國小所占的時數最多，是一切教育的基礎，因此，「語文科教材教法」幾乎是所有準老師的必修課程，它的重要性不必多言。其次，如前所述，以往小學國語教科書的內容在呈現男流／父權文化的知識上，最為婦運人士所批判，更有不少研究檢視國中小國語教科書中的性別意識形態。但是，職前師資培育在語文教材教

法課程內容中隱含何種性別意識形態，相關研究則付之闕如。就文獻上來看，一方面，國內教育研究中，有關語文教育的研究，大部分著重在特定的教學方法或是有關語文知識內容的研究，另一方面，師院系統內的中國語文教育學系的師資，絕大部分來自中國文學系統，學術研究重點也是放在中國文學的各個知識領域，性別意識形態極少獲得關注。藉著檢視職前師資培育語文教育課程的相關教科書，我希望可以協助填補這個空白。

以美國的研究而言，有關大學教科書的性別意識形態的分析，晚近十多年來一直沒有間斷，從文獻的檢索中可以發現，涵蓋的層面相當廣泛³，雖然領域不同，這些針對大專用書的內容分析研究，卻都指向一個共同的發現，女性的貢獻如果不是被消音、貶低，就是被扭曲、刻板化，他們描繪出父權文化如何在高等教育各個學術角落綿密的運作，有待性別平權教育工作者努力反擊。

美國早在 1960 年代末期和 1970 年代初期，教科書中充斥的性別刻板印象，已經開始獲得關注（Peterson & Kroner, 1992），有關師資培育教科書內容的分析研究，則始自 1980 年由 Myra Sadker 和她的丈夫 David Sadker (Sadker & Sadker, 1980) 的研究〈1%的解決之道？師資培育教科書中的性別歧視。〉(The one-percent solution? Sexism in teacher education texts.)，針對二十四本師資培育核心教育科目教科書

3 包括社會學 (Beeman, Chowdhey, & Todd, 2000)、心理學 (Hogben & Waterman, 1997; Hurd & Brabeck, 1997)、行銷學 (Foxman & Easterling, 1999)、傳播學 (Wood, 1991)、犯罪社會學 (Wright, 1995)、醫療社會學 (Barnartt, 1995)、師資培育 (Sadker & Sadker, 1980; Titus, 1993; Zittleman & Sadker, 2002)、特殊教育 (Foley & Safran, 1994)。此外也有針對心理學重要期刊 (Gannon, Luchetta, Rhodes, Pardie, & Segrist, 1992) 呈現的性別內容進行分析。

的內容進行分析，他們發現：男性出現在這些教育專業核心課程的教科書中的比例，明顯為女性的五倍；除了一本以外，另外二十三本教科書文本針對性別歧視的議題，提供的篇幅少於 1%，可以說是避而不談；二十四本中，甚至沒有任何一本教科書教導師資生如何在教室情境中，進行反性別歧視的教學或非性別歧視的教學。

在研究建議中（Sadker & Sadker, 1980: 553），他們懇切地建言：

如果整個教育專業教科書的目標，志在培育未來的老師，成功地面對一個性別平權班級教學的挑戰，這些教科書必須要平衡、正確地提供有關女性在教育與各個領域的貢獻的知識，也必須討論過去教育界對女性的歧視。性別歧視必須被視為當代的問題來討論，性別歧視的導因，以及對男性與女性的影響，都應當全面的分析和討論。徹底、正確、和對當代性別異同的研究，及其對教師教學的啟示，都應該囊括成為課程的內容。更重要的是，教育專業教科書必須要提供清楚具體的課程資源、教學材料，未來的老師才能藉以在教學中反擊性別歧視。

伴隨著 1980 年的研究，Sadker 夫婦甚至致力發展性別教育的課程與教學策略（Sadker & Sadker, 1980: 553）：

基本目的是將性別平等的議題，從師資培育的邊緣遷移到中心，因為性別議題的中心關懷正是落在所有下一代（包括男性和女性）的潛力是否可以全力發展的機會。如果我們接受現階段的存在，也就是教育專業科目中少於 1% 的性別平權內容，這根本無法解決問題。

另一個研究者 Jordan Titus (1993) 追隨 Sadker 夫婦的腳步，也在十二年後針對師資培育課程中的教育基礎課程八本教科書進行檢視，發現自 Sadker 夫婦之後，那些普遍受到採用的教育導論教科書，對於性別平權的議題，依然不甚重視，暗示教育界人士對這個議題不感興趣。很少教科書的作者提及性別平等的概念，性別平等的概念若非零星出現，要不就是形同不存在；性別歧視與性別壓迫的議題，也未獲足夠的重視；對於社會階層分化和教育不均等的現象探討，也避開對於父權意識形態霸權的批判。Titus (1993: 39) 指出：「入門科目既不挑戰目前的教育現狀，自然也不會去檢視在父權文化下的教育究竟是如何地影響所有學生的身分認同與世界觀的養成。」這些教科書，不談女性教育史，不談性別平等的相關法案，不談女性主義者對學校教育的批評，整個課程的預設形同是在捍衛既存的父權文化對於女性的各種壓迫與宰制。

進入二十一世紀，Karen Zittleman 和 David Sadker (2002) 再度針對 1998 到 2001 年美國出版的教育專業教科書進行檢視，他們慨歎，性別平權教育的進展實在緩慢有限，自 Titus 的研究發表後，意圖反挫女性權益的論述不斷出現。有些教育入門教科書，甚至特地將這些反挫的論述包括進來，暗示對女性的教育機會平等作為，犧牲了男性的權益，女性主義就是在美國的學校進行「對男童宣戰」(Sommers, 2000)。他們的結論悲觀地指出，師資培育的教科書，跟未來老師在性別平權上的教學之間，似乎只能看到一個「脆弱的連結」(Sommers, 2000:178)。教科書中依然可見性別歧視的論述，象徵性地點到性別議題、女性的角色與貢獻，而且多是負面呈現。當前的這些教科書，根本不足以協助準老師進行有效的性別平權教育。

不可諱言的，在台灣的教育脈絡下，教科書對很多的學生而言，

幾乎是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知識（學科內容、資料）來源。台灣的學生與老師，長期以來，習慣於接受的教育是，官方（國立編譯館統編本）教科書將「學科知識」「定於一尊」，再以聯考維護、確認統編教科書中的「官方定義的正確知識」（*official and legitimate knowledge*）的地位，因此，教科書對學生學習到什麼、不學到什麼，確實影響既深且遠。即使晚近開放民間版本的教科書出版，已為各校所知會，九年一貫的課程改革中，甚至鼓勵老師自編教材，但是，令人遺憾的是，仰賴「單本」教科書當作主要學習來源的現象，仍然主導學校教師、家長與學生對何謂知識的認識。

這種過度仰賴單本教科書，甚且將教科書當作聖經的現象，師資培育現場也不例外。不少師資培育者以「單本」教科書當作師資培育課程的教材來源，師資生也相信抱守這個單本教科書，就是學習這個課程的不二法門，教科書因此影響課程如何組織運作。有的教授認知到性別平等的重要，卻不知道可以如何教，因為教科書中沒有這個內容，例如，美國研究性別教育的學者 Patricia Campbell 與 Jo Sanders (1997) 針對科學和數學教育的師資培育者進行問卷調查發現，雖然 90%以上的人認為性別平等很重要，他們每學期的課程中，有關性別平等教育的時間卻只有不到二小時。最關鍵的障礙源自於教科書欠缺性別平等的內容。檢視國內教育專業科目的教科書，因此是企圖了解師資培育如何實踐性別教育的一個窗口。

三、研究的過程與方法

本研究檢視的是坊間七本與語文科教學有關、並較廣為採用的教科書，包括：陳弘昌（1999）《國小語文科教學研究》、李漢偉

(1996)《國小語文科教學探索》、羅秋昭(1996)《國小語文科教材教法》，這三本比較是從整體的語文教學進行論述，內容包括閱讀、說話、作文、寫字。另外還有特別針對個別重點的說話教學，包括何三本(1997)《說話教學研究》、黃瑞枝(1997)《說話教材教法》；針對作文教學的有杜淑貞(1997)《小學生寫作知識的理論與實踐》以及林建平(1997)《創意的寫作教室》。

在過去的研究上，有的研究者選擇用量化的方法，進行教科書分析研究，最經典的是 Myra Sadker 和她的先生 David Sadker 的研究 (Sadker & Sadker, 1980)⁴。基於時間與資源的限制，更重要的是我所選擇相信的質的研究預設，我無法也無意進行一個典型實證量化內容分析，將重點擺在計算這些教科書出現多少次跟性別有關的語詞、段落、圖片，以及考驗不同分析者之間的信度，進行推論。相反的，我將焦點放在這七本教科書說些什麼以及不說什麼，進而從性別平權的角度，思考哪些該說未說的內容。

在研究之前，我並沒有任何預設，不確定究竟會有什麼樣的發現，因為這七本教科書沒有名詞索引的設計，因此無法直接就性別相關的內容進行檢視。另外，目錄頁也都是技術性的專業內容，完全看

4 美國最早針對師資培育的教科書進行性別內容檢視的是 Myra Sadker 和她的先生 David Sadker 的研究，利用自己發展出的 72 項目的內容分析量表 (Sadker & Sadker, 1980)，1995 年 Myra Sadker 不幸英年早逝於乳癌，David Sadker 則在 2002 跟他的學生 Karen Zittleman，發表另一篇針對 1998 – 2001 年之間出版與再版的教育專業教科書的內容分析，再度沿用 72 項目的內容分析量表。兩篇研究皆花費相當大的力氣在計算教育專業教科書中性別的明顯內容所占的比例，兩個研究都是針對文本敘述、書目、圖片、表格一行一行的計量分析，計算多少版面、人物，同時也針對內容的正確性、完整性與整體性進行評估。研究者在檢視時運用這個工具的信度高達 90%。

不見任何性別的相關用語，因此，我就採用最原始的方法，將自己埋在每一本書的行文當中，仔細翻閱、畫線作記，並在不同教科書的文本中來回對照、思索、分析，在出現性別相關的論述當中，有的明顯清楚地呈現性別意涵，有的則比較幽微，有賴性別視眼銳利的指認。在學理上，Myra Sadker 和 David Sadker (2000) 夫婦在他們的教育導論教科書《教師、學校與社會》(*Teachers, Schools and Society*)一書，所詳列的七種偏見再現的形式：消音(invisibility)、「刻板化」(stereotyping)、選擇性與失衡(imbalance and selectivity)、「違背真實」(unreality)、片段與孤立(fragmentation and isolation)、語言偏見(linguistic bias)、美容性的偏見(cosmetic bias)，則協助我更細緻地覺察這七本教科書中的性別偏見內涵。

四、研究發現：強調技術性的語文教學， 行偷渡父權文化之實

整體而言，這七本跟國小語文科教學研究有關的教科書，可以說是「去性別的存在」，或是說預設「性別中立」，所有被囊括在教科書中的教育知識，看起來好像都不談「人」，就是只有「老師」和「學生」。只是，這些「老師」和「學生」看起來就是「客觀中立的」，沒有任何性別身分印記的存在。所以，這樣的教育教科書所定義出來的語文科教材教法的「範疇」，就是一大堆抽象化的學科知識，把語文教育窄化在讀、說、寫的技術性活動上，與現場的性別多元社會脈絡抽離，完全避開語文教育就是性別意識形態價值觀的教育，因此，語文科的意識形態知識很容易被技術性的語文活動掩蓋，不著痕跡地完成各種意識形態的灌輸與洗腦。

教科書也會影響課程如何運作，它往往提供授課的老師發問哪些問題、鎖定重點，同時也引導「不教哪些知識」。師院生在語文科教材教法課堂中的學習，著重於課文生字要如何教，忙著教導生字生詞、錯字更正、正確筆順，以及課文文體與文章結構的分析，往往不會知道原來老師必須要也可以質疑、轉化教材。因為不去質疑教材內容，在看似完全忽視、迴避、隱藏性別的議題時，性別的面向清楚地被消音，其實就是無視於國內相關文獻研究中所批判的不當的性別偏頗，同時認可既存教科書內容中父權文化性別權力不對等的合理性存在。

以下分別就國小語文教育的四大重點：閱讀、說話、作文與寫字教學，進行分項說明。我會針對「說什麼」、「不說什麼」的發現以及思考「可以／該說什麼」進行論述，在這四大重點中，由於作文教學的例子中，性別意涵最是豐富，因此在論述上的篇幅也比較多。

（一）閱讀教學：避開既有文獻對於國小教科書的性別批判

在陳弘昌（1999）、李漢偉（1996）與羅秋昭（1996）這三本語文教材教法的教科書中，可以發現有關讀書／閱讀教學的論述，皆是技術性的內容，包括國字的形體結構、音義、修辭，如何指導閱讀，深究課文，指導課外閱讀。因此，表面上不見性別，或是無關性別，但是，仔細推敲，卻發現充滿玄機。

首先，在閱讀教學上，最關鍵的問題是：「國小國語課本的內容，究竟在教什麼？我們在為學生挑選的是何種的閱讀教材？這些閱讀文本呈現的是哪些人類的生命經驗？誰的作品？何謂好的作品？」這些問題，也一直是倡議性別平權的婦運人士與學者，晚近十多年來

努力關切監督的問題。但是，令人扼腕的是，這三本教科書在談讀書教學時，卻完全忽略國內在過去十多年來，針對國小國語課本性別意識形態的分析研究發現，包括國小國語課本中充斥的性別刻板、性別偏見、忽略女性貢獻、欠缺女性經驗女性作品、脫離現實生活、偏頗的漢人沙文主義、媚白人中心主義（黃政傑，1988；婦女新知基金會，1988；李元貞，1993；魏慧娟，1994；蘇芋玲，1997a, 1997b；蘇芋玲、劉淑雯，1997；婦女新知，2001；孫大川，1999）等問題，好像這些學者或女性主義者的研究與呼籲，不曾存在。準老師因此也不會知曉國小的語文、社會的教科書中，存在這樣的性別偏頗的問題，更無從學習如何做一個有警覺意識的知識消費者，有智慧地從各種意識形態的面向檢視解讀教科書和各種文本⁵。

5 以我在「教育概論」的教學為例，我鼓勵學生分組針對國小現有各種版本的國語和社會的教科書，檢視其中的各種意識形態，包括性別、階級、族群、身體失能等面向。經由這樣的探究過程，準老師得以自己去看見教科書中性別出現的比例，包括職業角色、從事活動、命名期待、描述形容詞等等的統計資料，從中思考我們如何經由學校教育過程，學習到許多對性別的刻板印象、角色固著等等，並引發學生思考何謂教育。雖然大部分學生在反思自己的求學經驗，都驚訝地不得不承認教科書「可能是錯的」，教導的是偏見、歧視，而不是教育。這些準老師的反應是「怎麼可能」、「原來我們是這樣長大的」。我也在不同的課程中，帶領學生分析大眾文化的文本，學生分析電視廣告中所呈現的性別角色，發現到電視廣告不斷地在鞏固父權社會中的性別刻板現象。也有學生檢視兒童讀物如何呈現「好女人」和「壞女人」，發現到所謂的「好女人」都是順從的、溫柔的、等待王子或勇士來救援的，而「壞女人」其實是有主見的、主動積極追求自己目標的。也有學生針對流行的兒童漫畫《蠟筆小新》進行分析，發現到裡面傳遞大量性騷擾的訊息，對女性身體極度的不尊重。這些經驗，目的在讓他們透過實際仔細地解析不同的文本內容，讓自己可以成為有覺醒意識的資訊消費者，注意到教科書以及大眾媒體如何形塑我們對世界的認知，以及解析不同文本中所明示、暗示的偏見，他們到小學任教時，就比較有可能轉化到社會科、語文科教學，引

值得注意的是，在避而不談前述研究發現的課文當中的性別偏頗時，這些語文教材教法的教科書，卻往往援引小學教科書文本當作案例如以說明，彷彿預設了國小國語教科書的課文不會有問題、不需要進一步質疑或問題化，而再製將教科書聖經化或中立化。這些教科書因此無法提供未來的老師思考下述重要的問題：國小的語文課程，甚至其他所有科目的教科書，也都是在教生字生詞，這些教科書加起來，整體來看，究竟有無性別偏頗？一個老師可以如何針對教科書文本進行性別的批判與轉化？可以如何選擇性別平權的教材與兒童讀物？可以如何翻轉教科書與兒童讀物中不當的性別刻板與歧視？如何提供更多女性楷模與女性生命經驗的教材？如何將教材中呈現的被動依賴的女性特質，翻轉為鼓勵女學生成為具有主動、獨立、自主等人格特質的存在？如何將教材中過度重視競爭、成功、攻擊性、理性的男性特質，翻轉為兼具關懷、合作、有感情的全人特質？

語文科教材教法的教科書，有必要強調：老師不是教科書的知識傳遞者，老師必須是一個能夠用多元批判的視角，檢視教科書以及轉化教科書的人。如果學童所閱讀的教材內容有性別偏頗與歧視的問題，教師就必須加以轉化不當的教材，提供替代性的教材，引導學童看到另外的觀點，引導學童去質疑所有可能的文本。

例一：當前的國小國語教科書康軒版第二冊第十一課媽媽的拿手菜，任課教師必須去意識到這樣的內容，負載強化女主內的刻板印象、有強化只有媽媽才要煮菜的刻板化的嫌疑，老師必須要有這樣透澈的意識覺醒，換句話說，老師要先將看似沒問題的內容「問題化」，才有可能進一步轉化教材。值得進一步說明的是，老師的視角

導學生進行小型的分析，注意到日常生活中的偏見來源。

不能只是放在這一課的課文，或是只是擺在一個句子「爸爸早起看書報，媽媽早起忙打掃。」就隨意批評婦運人士雞蛋裡挑骨頭⁶，相反的，要去看到所有六個年級、不同科目的課文，是如何地將這種看似孤立與分離的課文與段落，以不著痕跡的方式累積、交織成一個堅固的父權文化網絡。

例二：康軒第九冊五上的第二單元是〈文明與發展〉⁷，整個單元包括四課和一個補充閱讀，都是在談人類文明發展的過程、成就，包括萊特兄弟、蔡倫造紙，以及一個虛構的喜愛發明各種東西的聰明小男生，這個單元所有的圖片都是男生，穿著科學家衣服的男性，像愛因斯坦，這個單元傳遞的訊息：科學活動是男性專屬的領域，女生止步。女性在整個單元中被隱形，女性在整個科學文明發展過程中被消音，不只是一個錯誤的呈現，更是一個不道德的教育。一個有覺醒意識的老師，可以透過這樣的課程內容，進一步引導學生去看到：在人類的文明發展上，不是只有男性有所貢獻，教科書只有教對了一半。老師必須另外尋找替代閱讀，填補這個缺口。一本很適合的書就是 Ethlie Ann Vare 和 Greg Ptacek (1988) 所著的《發明之母》，其中對於女性科學家的貢獻，以及整個西方以男性為主的科學界如何地貶低女性科學家的存在，提供很多的案例。從這樣的替代閱讀中，老師不只在教導語文知識，例如閱讀、寫字，老師也在教導彰顯人類另外二分之一人口的貢獻的自然科學史，更在教導性別平權的意識形態。

⁶ 這是我在國小教師研習會常聽到、也在師院的課堂上聽到的質疑，有不少人認為什麼「爸爸早起看書報，媽媽早起忙打掃」的爭議，非常無聊，一位男性準老師甚至說：「媽媽如果要早起看書報，就看啊，有什麼好爭的！」說明的是，大部分的人無能也不願從結構面看待這個爭論。

⁷ 本文康軒版本為 2000 年 7 月版本。

最重要的訊息是，女性也可以是偉大的科學家，這對於將科學活動固著在男性領域的許多學童，都會是必要的解構。

除了在閱讀上需要提供更多女性的歷史、女性的聲音外，男童在國語文課程的發展也是另一個需要特別關注的議題。據 Lo 與 Shieh (1994) 的研究發現，在國小教育現場，在數學課與自然課，男生受到老師較多的注意，而在國語與社會的課堂上，女生則受到較多的鼓勵。有趣的是，當我在研習會場指出語文課本需要更多女性的教材內容時，卻常聽聞國小老師說「女生的語言能力發展表現比男生好」、「男生在小學階段的國語成績就是沒有女生好」的描述。針對教育現場這些事實性與常識上的性別現象，這七本師資培育的語文教科書也欠缺著墨。因此，針對小學階段男童的語文發展有哪些需要的問題，這七本教科書也錯失提供引導未來的老師關注、討論的機會，不曾協助未來老師思考：為什麼男生和女生在語文科的學習上出現差異？老師需要做些什麼以及如何做，才能夠減少男女生在語文能力上的差異？

在這樣「去性別的」教材教法教科書的影響下，我們其實不難理解教育現場的許多老師「無意識」地成為父權的共犯而不自知。在花蓮的國小教育現場，許多老師非常努力用心鼓勵學童發展閱讀能力，但是，在看似「性別中立」的表象下，其實是對於學童發展出來的過早的性別刻板、固著、僵化，視而不見，甚至是不覺得重要。一個例子是，國小學童基於家庭與同儕社會化等原因，很早就學習到「這是男生讀的書，這是女生讀的書」的不當刻板知識。有的老師不以為意，認為「男生對於女生的故事書，怎麼會感興趣？反正男生也會發展出他們的興趣。」

師資培育課程中有關語文教育的專業教科書，應該致力於討論類

似這樣的現象，在閱讀能力的培育方面，正視這種現象，在課外讀物方面，應當要鼓勵學童擴大自己的閱讀興趣，而非小看這種刻板，並且指引未來的老師如何協助所有性別的學童「擴展」自己的閱讀興趣。楊佳羚（2002: 258-259）的《性別教育大補帖》一書中，針對國內的兒童繪本中，有哪些適合性別平權教育的繪本資訊，應當列在職前師資培育語文科教材教法的相關閱讀書單中。台北市興華國小的老師在閱讀課中，全校一起閱讀許多跟兩性教育有關的繪本與補充閱讀（台北市立興華國小師生，2002: 18-47），協助學童建構一個平權的生命觀，職前語文教育師資培育有必要將這樣的做法，列在師院的語文科教材教法當中參考。

（二）說話教學：語言溝通竟然跟權力無關？

在說話教學上，不管是整體論述語文教學的陳弘昌（1999）、李漢偉（1996）與羅秋昭（1996），或是特別針對說話教學的何三本（1997）和黃瑞枝（1997），皆是將重點擺在說話教學的技術性方法，包括如何發聲、朗讀、說故事、演說、辯論，如何指導國小學童培養說話能力。整體而言，這樣的說話教學可以說是去權力脈絡、去性別的。這些教科書並不關切：語言作為一種溝通的工具，乃是被放置在日常生活中人與人的權力關係互動下存在，因此，性別權力關係如何影響日常生活語言的使用，話如何被說、說些什麼，男性跟女性在語言的運用上經驗哪些雙重標準，日常生活中的俚語與諺語、成語，如何看待男性與女性等等問題，以及這些父權文化的現實，對於男童與女童的身分認同，發揮那些影響，這些攸關性別的議題，就完全被這些教科書忽略了。另外，學校所使用的學術導向的語言也往往

反應中產、理性的、男性的語言，也不在這些所謂的說話教學中被提及。

就性別平權教育而言，在說話教學中我們可以關切「說什麼話」，男生與女生發言的語言內涵為何。舉例而言，在小學的日常生活世界中，小學生從很多來源學到語言的應用，電視尤其是一個不可小看的影響來源，當綜藝節目中出現很多「搞 gay」的說法時，校園中也開始流行這樣的語言。不管是老師或學生都有可能把「搞 gay」當作是一個罵人、貶低同志的髒話。要說明的是，生活當中很多性別貶抑的日常用語，大家習焉不察地運用，包括罵人娘娘腔、男人婆等等，老師聽到這樣的話時，該如何反應？如果把它當作髒話時，它在說明什麼？老師看到這樣的語言用法對於同性戀族群與女性的歧視與壓迫嗎？另外，說話課教學中，要不要或者是可以如何去處理小學校園中男生比較會說髒話的現象？或者處理社會上男性可以說髒話、女性不可以說髒話的雙重標準？以及為什麼那麼多髒話都是用女性的性器官來貶抑羞辱女性？例如高年級的女學童很生氣同班的男同學叫她「飛機場」，這說明什麼？我們要如何教女性學童養出能力回應？為什麼那麼多人會認為說髒話很爽？

另外，在說話教學中應當關切的是「誰在說話」，注意男生與女生在課堂上與在日常生活中說話的頻率、說話的自信，呈現出什麼樣態。我在小學低年級說故事時觀察到，小男生的手會在教室不斷地揮，一直在爭取發言權，不斷地叫著「老師，我、我、我。」甚至沒等到叫到他，他已經大聲地問問題或說他的想法。女生的手則是怯生生地、很守規矩地舉著，等待老師叫到她的名字。只要是男女合班的班級，這樣的現象經常在上演。陳致嘉（1994）的研究發現，在高雄市的國中場域，合班上課時，教師與男生互動的頻率為女生的 5.8 倍，

而男生發言的頻率約為女生的 15 倍。另外，不管是在師資培育的現場，或是在現職教師的在職進修研習會場上，我也觀察到：雖然女性的發言內容與品質，往往不亞於男性，但是男性普遍比女性更敢於發言，發言時也透露出更多的自信。在許多的場合中，女性在人數上明明是多數，但是男性就會被推出來發言，例如小組報告中，明明只有一個男性，甚至是不怎麼用心也沒有進入狀況，但是，他就理所當然地被推出來當發言人。這樣的「說話」現象說明什麼樣的性別意涵？說話溝通跟個人的自尊自信與身分認同，因此是極相關的，這些也都應當在師院的語文科教材教法課程，獲得進一步關注。

在這些教科書中，唯一一次比較明顯提及性別議題的例子是，在黃瑞枝（1997）的《說話教材教法》有關演說的一般口語訓練當中提及：老師「對國小低年級，或幼稚園學生，可縮短距離，或用手撫摸其頭，表示親切，對國小高年級學生，尤其是異性，就不可太靠近，或隨便用手摸頭或拍肩，以免反感。」（1997: 124）這段論述，不難看出黃瑞枝隱約之中在談論的就是提醒教師避免對學生性騷擾。值得注意的是，前述的論述常常出現在師資培育者的口中，一般人也覺得這樣的說法沒有大問題。但是，這樣的論述存在三點迷思，首先，好像低年級學童就不用擔心，用手撫摸其頭可以表示親切，萬一學生不喜歡被摸頭呢？老師會不會警覺到低年級學童也有身體自主權？不是只有在孩子身體開始發育的階段，才要開始注意身體自主權。第二，性騷擾不會只發生在異性相處，同性的老師也有可能對學生進行身體的不當冒犯。因此，如此的論述很容易讓同性的性騷擾被忽略以及被掩蓋。第三，存在學童彼此之間的性騷擾也會被視而不見，尤其是嘲弄女生身體的語言性騷擾，對許多女學童而言，其實是國小教育現場很切身的經驗。說話教學有必要從這樣的語言溝通跟性別權力的關係

中加以關注。

（三）作文教學：技巧形式至上，意識形態靠邊站

在作文教學上，不管是整體談論語文教學的陳弘昌（1999）、李漢偉（1996）與羅秋昭（1996），或是特別針對作文教學的杜淑貞（1997）與林建平（1997），皆著重在技術性的原則說法和各種作文教學法，著重文字的用法、符號的用法、如何批改，或是如何發展學童的創意。整體而言，這樣的論述乃將作文教學放置在一個文化真空中看待，看起來沒有性別問題，其實卻是明白地展現父權意識形態而不自知。

以林建平（1997）為例，整本書的重點企圖利用各種單元活動啟發學童的作文創意，表象上跟性別無關，但是，在舉例的時候，卻可以視而不見性別歧視的議題。例如單元 85〈探索名字的起源〉，目的是「培養學生探索文字意義的興趣，增進其語文能力」。在「教學過程」的敘述中，林建平舉例道：「以前本省人子女生太多了，有些子女並不是父母預期中誕生的，就取個名字叫罔腰、罔市，其意思是既然生了，就只好養他（她）吧！」（林建平，1997: 243）接著他舉自己家裡三個兄弟的名字「建勳、建洲、建平」為例，說明父母對他的期待「何等深遠」。（林建平，1997: 244）。值得注意的是，通篇的單元教案中，不提及性別歧視的問題，尤其是「罔腰、罔市」這種命名其實只是用在女性身上，更漠視經由命名過程，父權文化對於男性與女性的雙重標準的期待。一個有性別意識的教師，必須要能夠引導學童進一步去看見在中國文化的文字脈絡下，針對命名的文字意義，確實是男女性別角色的期待有別，進而學習轉化這種差別。⁸

另外，杜淑貞（1997）的《小學生寫作知識的理論與實踐》一書在教導讀者（現職教師或準老師）如何教寫作，先「從語法單位的加工，談文章如何用字遣詞」，從詞到句，再積段成篇，又談寫作的運思，最後著重介紹兒童詩的創意、結構和價值。跟大部分語文科教學研究書籍一樣的是，這本書的立論基調表面上是去性別的。書中似乎不談真實的老師在作文教室的現場面臨的真實的學童。所謂的真實指的是老師與學童都是活在這個以男性為主導的性別文化當中，從中建構性別身分的認同。但是，在這個看似去性別化的以作文教學技術與方法為主的論述中，卻又不難看見父權意識形態的影子。在引經據典的部分，作者大部分沿引的皆是男性作家的作品與論述觀點，例如：魯迅、朱自清、林良、鄒昆如、夏丐尊、韓非子、蕭蕭、林煥彰、胡適，參考文獻當中也絕大部分是男性，而且他們的作品中的片段，一再地出現在不同的地方。只有極少的女性作家被引述，例如：於梨華、夏虹、張秀亞以及杜萱。

在敘述學理或方法的解說部分，杜淑貞皆舉例具體說明，這些例子突顯出性別如何被刻劃、建構。以性別角色的刻劃而言，大部分的舉例，自覺或不自覺的在複製「男主外、女主內」的刻板。母親是最常被提及的角色，例如：在談「詞在語法單位的加工」時，杜淑貞舉例：「媽媽就在廚房裡手忙腳亂的做起飯盒來。」（1997: 9）在談「概念屬性聯想」時，她舉例：「南京的風俗，但凡新媳婦進門，三

8 一樣是在探究名字的意義，加強學童的思考能力，我曾經設計一個類似的教案，清楚地面對父權文化當中所呈現的命名歧視，並企圖進行翻轉教學，（蕭昭君，2000: 39-49）。在國小教學現場，也有老師嘗試運用這個教案，或改寫這個教案，發現效果還不錯。例如花蓮縣林榮國小的洪菊吟老師，在一篇未發表的行動研究報告中，分享自己針對命名的性別教學。

天就要到廚下收拾一樣菜，發個利市；這菜一定是魚，取『富貴有餘』之意。」（1997: 121）在兒童詩的結構中，講到「題前著筆法」時，她引用謝武彰的詩，午飯時刻到了，母親卻還沒有煮好菜，弟弟、妹妹、小貓都好著急，連鍋子都著急（1997: 212）。相同的情形也出現在羅秋昭（1996: 11）的《國小語文科教材教法》一書當中，在談詞語的加工法則時，她舉例道：「我是一個幸福的人，因為我有一個會做菜的母親。」這些都一再地複製母親在家庭中的角色，就是負責張羅三餐的人。

強調母親的忍功，也二度被引例提及。在「兒童詩的創意」時，她舉例李舜容的詩〈忍〉：「媽媽不說苦／心中有淚／手中有繭」（杜淑貞，1997: 155）。在兒童詩的結構中，談歸納法時舉的例子是爸爸喝醉酒，媽媽要照顧他，收拾男人吐出來的污水，還要奉上毛巾、漱口水，又要被爸爸嫌棄。（杜淑貞，1997: 221）這首詩再度突顯女性逆來順受的偉大。

杜淑貞在「親情之美」的小節中，共有四個案例，全都舉例歌頌母愛，母親被刻劃為保護、照顧、滋養的角色，再度獲得強調。母親也被定位在要在兒童放學回家時，在家裡等待孩子。例如：莊國明的〈春雪〉：「大地的母親／冬天／媽媽把身體貼緊大地／使兒子不受北風襲擊／春天／媽媽化作春水滋潤大地／使兒子身上開出美麗的花朵。」（1997: 172）黃宣璋的〈我和媽媽〉：「媽媽是肥沃的泥土，我是蚯蚓。當鳥要欺負我時，媽媽說：『別怕！別怕！快鑽近我懷裡。』」（1997: 173）黃慧雯的〈媽媽〉：「您的愛是裝滿的一袋洗澡水／我躺在裡面／睡著了。」（1997: 173）以及夏思雯的〈媽媽〉：「我每天放學回家／第一件事是找媽媽／看到了媽媽／才算真正的回家。」（1997: 174）在教「演繹法」時，作者引用劉秀男的詩

〈鏡子〉：「我有許多鏡子……／上學的時候，／媽媽就是最大最亮的鏡子，／把我照得——／整整齊齊，乾乾淨淨。」（1997:219）而在這些親情的描繪中，父親顯然是缺席的。

女性的形象，也在作者所舉的案例中看見要「安靜乖巧」的刻劃，例如：作者在談「淺語」技巧舉例道：「櫻櫻、琪琪、瑋瑋，三個孩子本來是文靜的，她們心裡快樂的時候，你可以說她們是更文靜了。她們從來都不像外國的小孩那樣，像紅紅圓圓大大的蘋果。她們是中國女孩子，都像靜靜的梅花。」（林良著，〈懷念〉）（1997: 86）杜淑貞認為把中國小女孩比喻作「靜靜的梅花」，「是多麼的新穎動人的寫法。」在談「化抽象為具體」的筆法時，杜淑貞在書中描繪「愉快」的女孩是「穿著蕾絲邊的長裙，梳著烏溜溜的馬尾……繫上粉綠的綵帶。」（1997: 97）一副端莊溫柔婉約的淑女形象。至於中老年的女人歐巴桑，在她的舉例中則是一個愛計較、粗魯的形象。（1997: 129, 131）

父親的角色，不光是「主外」，也是離家在外的，似乎跟照顧兒童與家事分工沒有太大的關聯。在所舉的案例中有關父親的，包括：

1. 〈筷子〉：「爸爸每天去打漁／爸爸的手／是我們家的筷子／伸到海裡去／把魚蝦撈回來」（李飛鵬）（1997: 144）
2. 〈給爸爸的信〉：「爸爸／昨晚又在夢中／吻您鹹鹹的臉了／爸爸／昨晚又夢見／船兒進港了」（馮秋遠）（1997: 177-178）
3. 〈爸爸回家〉：「每次聽到您／下班回家的腳步，／我心中的快樂，／就像好不容易／完成了一幅拼圖／爸爸／我們這個家的拼圖／是一塊也不能少的」（林良）（1997: 208-209）
4. 〈爸爸來信〉：「媽媽／你臉上的笑／是爸爸寄來的吧？」

(佚名) (1997: 275-276)

比較例外的是，在〈抓癢〉一例中，難得看見父親被刻劃成呵護的角色：「我躺著，／爸爸給我抓癢；／從小腿抓到脊梁，／從腰窩抓到肩膀，／從手臂抓到脖頸，／抓來，抓去，把我抓到夢裡去了。」（路衛）（1997: 231）

最值得注意的是，杜淑貞本人雖然是女性，卻一再地將家事、照顧的角色固化在女性的身上。即使她所引用的童詩作者，並沒有在童詩中說明是誰在替他洗澡，但是杜淑貞卻在說明中加上「媽媽在為××洗澡的時候……，而媽媽每天都為孩子洗澡，每天都有這個趣味的發現……」（1997: 277）將照顧兒童洗澡的責任，理所當然地單獨落在女性的肩上。⁹

職前師資培育現場這些教科書，如此忽視、迴避性別議題，或是再製父權價值，不難解釋在小學教學現場，性別平權教育的落實也是面臨諸多的迴避與困頓。以實際教學現場而言，一般老師在作文課時，大部分時候出個題目給學生，就叫學生開始寫作，然後批閱給個分數，若有老師嘗試教作文，重點往往擺在如何組織文章、起承轉合好不好，批改作文時，也往往著重在文章的章法、是否文不對題、內容充實與否、是否言之有物，文句是否優美等等，幾乎都是在文章的技術層面打轉。在很多學校的合作社統一購買的小學生的作文簿上，甚至都已經幫老師印好標準的四字評語，例如「文詞優美」、「行文通順」、「文詞流暢」之類，老師只需要在這些評語上打勾就可以了，也不須多寫太多的評語，更不會有這種規格化的評語會去指正不

⁹ 當我跟一位男同事提到這個例子時，他就笑著說他家裡三個孩子，從出生開始，就都是他在幫忙他們洗澡，因此，他很驚訝會有這樣的刻板印象。

當的性別意識。

以作文的批改而言，在陳弘昌（1999: 359-360）語文科教材教法的教科書中，有關作文教學章節中的〈第四節作文批改的研究〉中提及：「作文批改之原則有：1.先概覽全文，後分項修改；2.保留兒童原意，多鼓勵，多稱讚；3.批重於改，語句要具體確實，淺近易懂，眉批重於總批；4.酌用符號訂正，要求自行檢討改進；5.批改筆跡勿潦草，按時發還莫積壓；6.重視個別差異，施行個別輔導。」等原則性的說法。接下來的有關批改的方法（1999: 361-363）中，則提出「（一）文字訂正（二）符號訂正（三）共同訂正」等三點說法。

這種著重在技術性的原則說法，將整個教學放置在一個社會真空下看待，當教師在批改學童的作文時，若只是著重於文字及符號的訂正，就不會去關切意識形態的議題。如此的作文教學，容易流於比較文章的華麗、文字的堆砌，而非注重思考與多元價值觀的溝通，作文極易變成一種書寫形式重於實質的東西，因而看不到文字書寫中的性別權力意涵。教師批改時應不只是跟個別學生在文字上對話，也可跟學生或跟全班對話，藉此打破各種可能的偏見，重新建構多元的意識形態價值觀。

舉例而言，一位準老師在實習時，看到一位一年級的學童，在日記上寫著「這個週末，我在家裡幫媽媽洗我的襪子。」結果該班導師的回饋是蓋一個蘋果章，再寫個「好孩子」的鼓勵回饋。一個有性別意識的老師，就會看見學童所生產的文本中的性別教育意涵，老師可以跟學童對話，引導學童培育「家事不是媽媽的事」、「家事是大家的事」、「自己的衣物自己學習負責清洗」等等生活能力與知識。如果老師順手回饋的是「乖寶寶」、「好孩子」之類的評語，或者在大部分情況下，蓋一個什麼「乖寶寶」的蘋果的印章，不做任何文字回

應，這樣的做法，其實是沒有看到學童在文字書寫上透露出家庭性別社會化上可能的刻板印象建構，因此老師自以為順手無意識的正向回饋，其實是直接鼓勵這種性別分工不當的刻板再製。

另一個例子是，一個四年級的老師非常驕傲地展示她班上學生的作品，她在作文課中教學生寫童話故事，她再將學生的作品輸入電腦，列印裝訂成一本班刊，她很高興地說，這樣就可以為學生留下一份紀錄，可以給每個家長做紀念。從學生的作品集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男學生在童話故事的想像中，不外乎是打戰、探險、武器、血流成河、殺人、救人、魔鬼、殭屍等等場景的描繪，女學生偶有一些殺人場景的描繪，但是主要的還是在於描繪公主、可愛的動物、女主角被害（往往是另一個女人迫害她）和被救（往往是被一個男性拯救）的情節。學生已經清楚地呈現過早的性別想像固化的現象，阻礙他們未來多方面發展視野的可能，但是，老師卻視而不見，自我沉醉在學童的作文能力不錯的教學成果當中，卻對學童生產的文本欠缺更深層的解讀能力，老師因此就沒有能力協助兒童進一步從這種性別刻板中解放。

一個有性別意識的老師，因此會去敏感察覺學童在行文當中所透露的性別建構。在花蓮某國小的一個五年級的語文課上，一位實習老師讓學生寫的作文題目是「我常常想……」，當時，這位實習老師並不是特別的要去針對性別教育著墨。當她收回學童的作文時，發現到學童在其中透露出非常豐富的性別經驗。例如，在體育課上，女生感受到打躲避球時，常常不能夠玩到，又要被男生罵「不會打球，還要接球」的憤怒。後來她得以針對學生的經驗分享，跟全班學生對話，企圖協助學生建構一個平權的兩性觀。

例子：我常常想……

我常常在想，我們上體育課打躲避球時，沒開始前很多的男生一聽見要把球傳給我，很多男生就吵了起來。

躲避球開始了，大家就很注意球，好不容易球到了我這裡，我把球拿了起來，卻被男生搶走丟了出去。我非常的生氣，這地方明明是我的位置，有好幾次都這樣，有時我正要拿球時，男生不顧自己的位置跑過來，搶走了球，又有時我拿到了球，又不能丟。

因為我這隊的大多男生都很著急的說：「快把球傳給某人！」就是很強的人。我想我為什麼必須傳給他，可是不傳給他，我一定會被我們這隊的男生罵，我不得不把球傳給他。

其實我想在體育課時多加練習，可是這樣上躲避球課，我不能完全練習到。在上躲避球課時，男生為了這球吵來吵去。球一到女生手上，男生都會說球快傳給他，因為有很多男生會令我左右為難，我覺得為什麼他們要為一個小小的球吵呀！罵呀！搶呀！變得很多人感情不好，就有些人出了一小點錯誤，就被大家罵成這樣，我想大家要是能團結合作，寬厚一點，這不是很好嗎？（五年級女生）

陳弘昌的書中，也舉學生對體育課活動說寫的作文，作為案例，說明作文課可以如何教學。值得注意的是，在學生所書寫的兩個文本案例中，女生都被描繪成在體育課接力賽中不合作、「走得歪七倒八……跌倒……在地上滾」，男生被描繪成很合作，「很神氣」（陳弘昌，1999: 345-346）。在他的論述中，他的重點在談「如何選擇材料、如何分段」，對於學童在書寫當中透露的性別觀察，就錯失了該有的關注。這些書寫，反映學童在學校體育課中的性別區隔，老師有

必要關注。

公平與否的問題，其實是小學生非常關切的問題。在「我常常想」的作文題目中，有一位男生表示他很生氣老師對女生的處罰比較輕。

我常常想

我常常在想，為什麼電腦老師比較喜歡女生？像班上的某某某，老師特別喜歡她，每次她做錯了事，老師都沒有處罰她，如果要是我們做錯了事，不是被叫起來，就是被罰半蹲。下課時，老師也總是讓女生先走，我們還要留下來打掃，這一點我覺得非常奇怪。

為什麼女生給人的印象是溫柔可愛，而男生的印象是頑皮和討厭呢？為什麼女生較惹人喜愛，男生較令人討厭呢？為什麼男生一定是討厭和頑皮呢？為什麼老師比較喜歡女生，而討厭男生呢？為什麼我一定要當一個給別人印象不好的男生呢？

其實可能因為男生比較好奇吧，有許多事物不了解，就會想去了解，了解可能會不會考慮別人，所以冒犯了別人，就會惹人厭。也可能是男生比較好動，也比較頑皮，但是我也覺得老師比較不公平。為什麼同樣也是人，老師的態度卻不一樣。

希望男生可以把頑皮和討厭的印象改掉，也希望老師能夠公平，對每一位的同學都能一樣的公平，希望男生能夠有不懂的地方，可以問老師，不一定要自己尋找，也希望男生能夠文靜一點，這樣才會討人喜愛。（五年級男生）

事實上，在這樣的作文書寫中，學童需要的不是老師對於文字是

否通順的回應，因為學童是在對於教室生活當中的不平權進行某種的抗議，作文因此必須成為性別生活教育的一個重要的空間，老師可以藉此跟學童進行對話。職前師資培育有必要針對這樣的案例進行討論，增進準老師的性別意識，協助準老師如何妥善地回應這樣的書寫。否則，當準老師正式擔任教職，在面對學童生產的性別文本時，往往就會不知所措。

舉例而言，我在花蓮一個小學教師週三研習的會場上，用五年級學生寫的作文當作案例，目的在讓參與的老師討論這些作文中透露的性別意涵，大部分的現職老師都能夠掌握到小學生的性別刻板值得進一步關切，但是，仍然有些老師不認為作文書寫中存在性別意識形態的議題，或是這有什麼重要到要去關注或討論。我常常想起自己在那場對話中的挫敗，以體育課練不到躲避球的女學生為例，在座的一位男老師不假思索地反應說：「教授，這個學生寫得很好，國字都沒有錯字，而且很通順，我可能沒辦法像她寫那麼好，不用改了，我覺得沒有什麼好改了。」真的沒有什麼好回應嗎？是看不見或是不願意去看見？是不覺得是問題或是不想改變現狀？

我也常常想起那一個一天到晚像小鳥一樣快樂的三年級女生，她在日記簿中分享她家的喜事。「我的媽媽最近生了小弟弟。我們全家都很高興。我跟妹妹都作姊姊了。小嬰兒小小的，很可愛。阿媽說，我們以後要好好照顧弟弟，因為弟弟長大以後，要繼承我們家的財產，要傳宗接代，所以弟弟很重要。我一定要好好照顧弟弟。」在真實的脈絡中，老師也了解到，這是一個充分被愛的孩子，家長很關心教育，送她去學鋼琴、電腦、英文，她每天都很快樂地來上學。老師可以如何改她的行文？老師可以如何關照學生在其中透露的來自家庭中的性別歧視？即使只有一個學生有這樣的論述，老師要如何引導學

童將這種個別家庭的生命經驗，放在更大的社會文化機制下檢視，進而轉化它？

在寒假作業中，一位學童如此書寫她觀察的〈過年〉：

我喜歡過年，因為可以跟爸爸、媽媽和弟弟回去阿媽家過年。我可以和堂姊、堂弟一起玩，晚上時，所有的孩子都躺在榻榻米的大床上聊天、說鬼故事、打枕頭仗，大人也不會管我們幾點睡覺，每天我們都嘰嘰喳喳個不停，玩得又累又高興。

但是，過年時，有一件事我很不喜歡。每次阿公和阿媽發紅包的時候，弟弟總是領到比我多，弟弟也比堂姊多，我們幾個女生領到的紅包都比男生少，實在不公平。我們女生跟阿媽抗議，阿媽笑嘻嘻的說，以後，女生是要嫁出去的，男生會留下來照顧自己家裡，所以，女生的紅包就不能跟男生一樣多。

好在媽媽跟爸爸都會另外補給我，媽媽說，阿媽和阿公是「重男輕女」的人，但是，「重男輕女」是不好的，只要是孩子，都一樣重要。爸爸也說，他相信等他們老了，我長大結婚，一樣也可以照顧他們啊。

阿媽很奇怪，自己是女生，怎麼還會「重男輕女」呢？以後，我結婚時，我才不要「重男輕女」！（四年級女生）

在這兩個案例中，家庭的性別經驗對學童如此的切身，老師必須要長出批判的眼睛，去讀到學生的文本論述當中明白或隱含的各種不當的性別意識學習，才能在學校教育中加把勁，協助學生解構。這些都是作文批改教學中必須關注的面向。經由舉例，分析學生所生產的作文文本當中明示與隱含的、已說（said）與未說（unsaid）的性別意

識形態面向，準老師或有可能更批判地警覺性別議題。

(四) 寫字教學

在寫字教學上，陳弘昌（1999）、李漢偉（1996）與羅秋昭（1996）這三本整體討論國小語文教學的教科書，皆有單章討論寫字教學，重點在如何指導學童硬筆與書法的書寫，強調字形結構、如何運筆、筆畫與筆順等等。相對於閱讀、寫作、說話，寫字教學所占的篇幅雖然最少，但是相同的是，它也在專業技術的外衣下，呈現去性別化的論述。在所舉的歷代偉大的書法家中都是男性，例如顏真卿、岳飛、蘇東坡、王羲之、歐陽詢、柳公權等等。作品的評述也可以看見對男性風範的歌頌，例如羅秋昭（1996: 206）書中提及的「看顏真卿渾穆樸素、氣魄凜然的書體，想他一生冰雪情操、至大至剛的樣子；見岳飛筆勢縱橫、跳盪雄肆的筆意，想他頂天立地、一世英豪的氣魄。」

從性別平權的角度出發，師院的寫字教學中，有必要引介女性的書法家及其作品，除了讓學生了解書法並非男性專屬領域之外，也應當提供女性學生楷模的對象，包括古代的武則天、衛鑠（她教出了王羲之，卻鮮為人知）、管仲姬，以及現代的董陽孜、蕭嫻。¹⁰ 書法作品的審美標準，如何反映性別意涵，也有必要關切。就小學現場的教學實務而言，有的老師對於字跡潦草的學童，往往不自覺地展現性別的雙重標準，例如對於男學童就覺得「反正男生比較大而化之，寫字比較馬虎。」或是對於字跡潦草的女生就說「女生怎麼可以這麼潦

¹⁰感謝花蓮師院中國語文教育學系李秀華教授提供資料。

草，字不漂亮的人，還像個女生嗎？」如果字跡「整潔乾淨漂亮」很重要，它就應當沒有性別，公平地教導所有的學生，而非對於男學童偏低期待，一旦他們寫得好，就大力誇獎；女童寫得好，則視為理所當然。

五、結語：批判語文教育的可能？

從前述的研究資料顯示，雖然婦運人士十多年來企圖匡正各級教科書中不當的性別意識形態，國內的中小學的教科書也多少回應了這樣的批判，但是，檢視職前師資培育的相關教科書，卻不得不讓人覺得性別平權教育的進展實在緩慢有限。這些語文教育的相關教科書，若非隱藏女性在文學界的貢獻與成就，就只是象徵性地點到性別議題，案例當中卻又再製女性的刻板角色，而且多是負面刻板呈現。當前的這些教科書，根本不足以協助準老師在未來的語文教學中進行有效的性別平權教育。我也在這個研究過程中，遺憾地發現這些課程跟未來老師在性別平權上的教學之間的嚴重斷裂，急需女性主義的教育工作者努力跨越。

我深深地同意 Titus (1993) 的說法，整體教科書呈現的內容，看起來也許並非明白性別歧視的，但是教科書選擇忽視性別議題，對於迫害女性與性別歧視的機制又模糊迴避，視之無足輕重或毫無意義，在這樣的教科書下，準老師學習到的勢必是淺短的視野，因為他們對於整體學校教育的過程，欠缺權力運作的了解，無法清楚地言說與看見父權機制讓有些學生比其他學生更有權力、資源、機會；無法深刻認識潛在課程的影響力，視而不見潛在課程對於男女學生的學業成就不同的影響；對於社會政治脈絡充其量只有初淺的認識。這是我們在

語文教育的師資培育中必須嚴肅以對的問題。

在性別平權的實踐上，批判的語文教育（critical literacies）或許可以達到這樣的理想，這也是我目前正在努力思考與實踐的議題。國語文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礎，國小學童從國語文的學習中，奠定閱讀、書寫、表達國語文的能力，同時也在過程中學習發展他／她們的身分認同，經由國語文的課程學習中，學習了解我是誰，進而了解他人，了解身處的社會與世界，建構出自己一套對自己、對他人、對世界的知識觀。正因為這樣的認識，各國無不盡全力地掌控基礎國民教育，經由對教科書內容的審定或規範，挑選特定的知識內容，企圖形塑國民特定的意識形態，因此，任何的語文教育皆非價值中立的存在，經由課程內容對於所謂的「重要的知識」的傳遞，「再現」特定團體的價值觀與文化。在統編本時代如此，現代開放民間版本也是一樣，在有限的教科書課文內容中，呈現或不呈現某些知識，其實都是掌握在特定的教科書編撰者手中，清清楚楚地反映編撰者所信奉或習以為常的知識觀與世界觀。

語文科教科書所呈現的知識，因此不會是普遍的、不可挑戰的絕對真理，而是一群人在特定文化社會脈絡下建構出來的知識。因此，批判的語文教育可以協助老師作為教科書的智慧消費者，將國語文教科書的內容文本「問題化」，進一步檢視它反映誰的知識，再現誰的世界，忽略或隱藏那些知識，甚至從這樣的反省批判中，翻轉、改寫另外的相對應的文本，企圖呈現多元的社會觀與知識觀，讓各種身分認同的學童都可以在國語文的教育中「看見自己的存在」，「也看見他人的存在」，看見壓迫與反壓迫的可能，看見行動以改善社會的可能。國外已經有很多的教育工作者，致力於這樣的批判的語文教育，值得台灣語文教育界的參考（Comber & Simpson, 2001; Christensen,

2000; Allen, 1999; Edelsky, 1999）。在這樣的教育觀點中，教師是一個文化工作者，能夠看見社會各種歧視的存在，進而在教學現場正面迎戰，以行動來協助各種性別、族群、階級的學童建立自尊認同。

所有這些研究資料，最終的目的，是在協助我作為一個師資培育者，可以如何在師資培育的現場，更有策略、更有系統地跨出自己的領域，與有心的學者一起聯盟、合作、建立網絡，為培育具備性別平權意識的師資，盡一份心力。作研究，撰寫報告的目的，對我而言，永遠是在提供社會正義改革的根據。當我們師資培育者的課程與教學能夠有意識地重視性別議題，以及將性別、種族、階級等議題，從邊緣移到中心，勇敢地去面對這些面向的問題時，我們才有可能造就出一批有著社會批判視野與改革行動能力的準老師。

◎作者簡介

蕭昭君，現任國立花蓮師範學院初等教育學系副教授。教授課程：教育概論、教育研究法、性別平權教育、媒體素養教育。

〈聯絡方式〉

電話：03-8227106 分機 2117

E-mail：jjh@mail.nhltc.edu.tw

參考書目

王儼靜 (2002)〈教學原理教科書裡的性別訊息：What is not said and what is said.〉，發表於「檢視大專教科書性別意識」研討會。高雄：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女性學學會。

台北市立興華國小師生 (2002)《打開一本書：興華國小師生共讀紀錄 1——兩性教育、生活成長》。台北：遠流。

何三本 (1997)《說話教學研究》。台北：五南。

李元貞 (1993)〈主題體檢：兩性觀〉，台灣教授協會編《體檢小學教科書》，缺頁碼。台北：編者。

李漢偉 (1996)《國小語文科教學探索》。高雄：麗文。

杜淑貞 (1997)《小學生寫作知識的理論與實踐》。高雄：復文。

林建平 (1997)《創意的寫作教室》。台北：心理。

孫大川 (2000)《夾縫中的族群建構：台灣原住民的語言、文化與政治》。台北：聯合文學。

婦女新知基金會 (1988)《兩性平等教育手冊》。台北：婦女新知基金會。

婦女新知 (2001)〈多「原」文化教育，教什麼？怎麼教？〉，《婦女新知通訊》，226: 12-15。

陳弘昌 (1999)《國小語文科教學研究》。台北：五南。

陳致嘉 (1994)《國中學生性別、班級類型對師生互動、班級氣氛、學習態度、學業成就之影響》。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游美惠 (2002)〈親職教育論述中的性別權力與知識建構：從性別觀點檢視「親職教育」一書〉，發表於「檢視大專教科書性別意識」研討會。高雄：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女性學學會。

- 黃政傑 (1988)《教育理想的追求》。台北：心理。
- 黃瑞枝 (1997)《說話教材教法》。台北：五南。
- 楊巧玲 (2002)〈插花的女人——台灣的教育社會學用書〉，發表於「檢視大專教科書性別意識」研討會。高雄：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女性學學會。
- 楊佳羚 (2002)《性別教育大補帖：上冊》。台北：女書文化。
- 歐用生 (1989)《質的研究》。台北：師大書苑。
- 蕭昭君 (2002a)〈國小師資培育教導的是誰的知識？——教育專業課程教科書性別內容的初步檢視〉，發表於「檢視大專教科書性別意識」研討會。高雄：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女性學學會。
- 蕭昭君 (2002b)〈國小師資培育教導的是誰的知識？——初等教育教科書性別內容的初步檢視〉，《教育研究資訊雙月刊》，10(6): 19-44。
- 蕭昭君編 (2000)《國小中年級兩性平等教育補充教材教師手冊》。台北：教育部。
- 魏慧娟 (1994)〈國中國文教科書兩性形象與角色分析〉，發表於「兩性教育與教科書」研討會。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成人教育中心。
- 羅秋昭 (1996)《國小語文科教材教法》。台北：五南。
- 蘇芊玲 (1997a)〈從教材看女性的教育處境〉，發表於「第二屆全國婦女國是會議教育議題次論壇」。高雄：高雄縣政府。
- 蘇芊玲 (1997b 年 9 月 4 日)〈體檢國小新教材的兩性觀〉，《中國時報》，43。
- 蘇芊玲、劉淑雯 (1997)〈檢視國小一年級國語科新教材兩性觀〉，發表於「體檢國小新教材的兩性觀」研討會。台北：台北市教育局。
- Allen, J. (Ed.) (1999) *Class actions: Teaching for social justice in elementary and middle school.*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 Barnatt, S. N. (1995) Medical sociology textbooks reconsidered. *Teaching sociology*, 23: 69-74.
- Beeman, M., Chowdhry, G. & Todd, K. (2000) Educating students about affirmative

- action: An analysis of university sociology texts. *Teaching sociology*, 28(2): 98-115.
- Campbell, P. B. & Sanders, J. (1997) Uninformed but interested: Findings of a national survey on gender equity in preservice teacher education. *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 48(1): 69-75.
- Christensen, L. (Ed.) (2000) *Reading, writing, and rising up: Teaching about social justice and the power of the written world*. Milwaukee: Rethinking Schools.
- Comber, B. & Simpson, A. (Eds.) (2001) *Negotiating critical literacies in classrooms*. London: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Edelsky, C. (Ed.) (1999) *Making justice our project: Teachers working toward critical whole language practice*. Urbana, Ill.: 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English.
- Foley, T. & Safran, S. P. (1994) Gender-biased language in learning disability textbooks. *Journal of learning disabilities*, 27(5): 309-314.
- Foxman, E. & Easterling, D. (1999) The representation of diversity in marketing principles texts: An exploratory analysis. *Journal of education for business*, 74 (5): 285-288.
- Gannon, L., Luchetta, T., Rhodes, K., Pardie, L., & Segrist, D. (1992) Sex bias in psychological research: Progress or complacency? *American psychologist*, 47: 389-396.
- Hogben, M. & Waterman, C. K. (1997) Are all your students represented in their textbooks? A content analysis of coverage of diversity issues in introductory psychology textbooks. *Teaching of psychology*, 24(2): 95-100.
- Hurd, T. & Brabeck, M. (1997) Presentation of women and Gilligan's ethic of care in college textbooks, 1970-1990: An examination of bias. *Teaching of psychology*, 24(3): 159-167.

- Lo, A. & Shieh, V. (1994) *A study from an educational perspective to investigate sex equity in the classroom between teacher and student elementary school level in Kaoshiung*.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Kaoshiung Medical College.
- Peterson, S. B. , & Kroner, T. (1992) Gender biases in textbooks for introductory psychology and human development.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16: 17-36.
- Sadker, M. & Sadker, D. (1980) The one percent solution? Sexism in teacher education texts. *Phi Delta Kappan*, 61(8): 550-553.
- Sadker, M. & Sadker, D.(2000) *Teachers, schools, and society*. (5th ed.). New York: McGraw Hill.
- Sommers, C. H. (2000) *The war against boys: How misguided feminism is harming our young me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Titus, J. J. (1993) Gender messages in education foundations textbooks. *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 44(1): 38-44.
- Vare, E.A. & Ptacek, G. (1988) *Mothers of invention—from the bra to the bomb: Forgotten women and their unforgettable ideas*. New York: Morrow. 中譯本，涂綺萍譯（1995）《發明之母》。台北：允晨。
- Wood, J. T. (1991) Politics, gender, and communication: A review of contemporary texts.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40(1): 116-123.
- Wright, R. A. (1995) Women as "victims" and as "resisters": Depictions of the oppression of women in criminology textbooks. *Teaching sociology*, 23(2): 111-121.
- Zittleman, K. & Sadker, D. (2002) Gender bias in teacher education texts: New (and old) lessons. *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 53(2):168-80.

Whose knowledge gets taught in elementary teacher education?

Gender bias in college textbooks on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Jau-jiun Hsiao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lementary Education

National Hualien Teachers College

In this content analysis study, I explore the treatment of gender in seven textbooks on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widely used in elementary teacher education colleges. In general, these textbooks focus on teaching techniques and assume a-gender/ a-contextual stance. Female contributions in literature are mostly ignored. Among those rare examples concerning woman experience, sexist stereotypes prevail. In reading education, these college textbooks totally disregard the finding of vast majority of prior research on elementary school textbooks: these books overtly represent patriarchal ideology. In addition, these college textbooks directly use many examples from elementary school textbooks without problematizing their content. In speech education, how male/female power relationship affects people's speech behavior receives no attention. In composition education, emphases are on how to teach and evaluate students' writingskills. How these writings reflect students' gender socialization is left unnoticed. To demonstrate how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can be a context for gender

equity education, I propose bringing the concept of critical literacies into the curriculum and present several examples in reading, speech, and composition courses in preservice teacher education as well as elementary schools.

Key words: textbook, gender study, teacher education,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content analysis.